

爱尔兰国宝级畅销书作家

梅芙·宾奇

Maeve Binchy

镜湖
Glass Lake

潘灵剑
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梅芙·宾奇作品

镜湖

Glass Lake

潘灵剑
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湖/(爱尔兰)宾奇(Binchy, M.)著;潘灵剑译.

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5.5

(梅芙·宾奇作品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Glass Lake

ISBN 7-5327-3650-4

I. 镜... II. ①宾... ②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1653 号

Maeve Binchy

The Glass Lake

Copyright © 1994 by Maeve Binch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RISTINE GREEN AUTHORS' AGENT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4 by
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

感谢爱尔兰文学交流协会翻译基金的慷慨资助

info @ irelandliterature. com / www. irelandliterature. com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

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图字: 09-2002-454 号

镜湖

〔爱尔兰〕梅芙·宾奇 著

潘灵剑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8.75 插页 3 字数 640,000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8,000 册

ISBN 7-5327-3650-4/I·2075

定价: 35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公司联系调换

献给最亲爱的乔丹

以我对一切怀有的最深的感激

以我所有的爱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40
第三章	89
第四章	136
第五章	187
第六章	256
第七章	303
第八章	357
第九章	426
第十章	525

第一章

1952年。

基特一直认为罗马教皇肯定参加过她妈妈和爸爸的婚礼。她爸爸妈妈的屋子里有张教皇的像片，下面附有文字，说马丁·麦克马洪和海伦·希莉曾拜倒在他的足下；这是一个不同于众的教皇，死气沉沉的教皇。基特从来都不想在婚礼照片上找一下教皇——不管怎样，这张照片很难看，里面所有人都齐刷刷站成一排，着衣戴帽都令人难堪。就算基特想到了这点，她也许会认为教皇在拍照之前就已离开，登上邓罗费尔^①的邮船，回罗马去了。

正是这个原因，当女隐修院院长伯纳德解释说教皇从来不可能离开过圣座^②，甚至战争也不会使他离开梵蒂冈时，基特不免大吃了一惊。

“可是他参加过一些婚礼，不是吗？”基特说。

“除非这些婚礼在罗马举行，”伯纳德院长满有把握地说。

“他参加过我爸爸妈妈的婚礼，”基特坚持说。

伯纳德院长打量着这个叫麦克马洪的小女孩：一头蓬松的黑色卷发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；一个攀墙能手，还是许多校园恶作剧的组织者，不过眼下却变成了一个幻想家。

“我不认为这样，凯瑟琳^③，”修女应道，想就此打住。

“可是他真的来过，”基特被激了一下，“我爸妈房间的墙上就挂着他的像片，带镜框的，上面有文字说他到过那里呢。”

“那是‘教皇保佑像’，你这傻蛋，”克蕾奥接过来，“谁都有这样的画像……是些多得不得值的玩意儿。”

“克蕾奥那·凯里，谈到教皇陛下时请不要用这样的字眼，我会感谢你的。”伯纳德院长很不高兴。

基特和克蕾奥两人都没有听宗教协定^④的详细内容——这个协定曾促

成教皇当上了自己那个小小王国的独立统治者。基特把脸搁到课桌上,挺直脊梁,把脸蛋藏起;她冲她最要好的朋友很不满地噓道:“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再叫我傻蛋,要不你会后悔的。”

可克蕾奥毫不悔改。“唔,你就是个傻蛋。教皇来参加你爸爸妈妈的婚礼。你的爸妈可是所有人的爸妈呀!”

“要是他能允许出来,他干嘛不参加他们的婚礼呢?”

“哦,这个我不知道。”

基特觉得有什么忘了说:“比如说,这对他们的婚礼有什么不合适呢?”

克蕾奥想避开这个问题。“别吱声,院长看过来了。”克蕾奥说得没错。

“我刚才讲了什么,克蕾奥那·凯里?”

“你说罗马教皇的名字是巴采里,院长。他后来称作庇护十二世^⑤,之前一直叫巴采里。”

伯纳德院长勉强同意这就是她刚才讲课的内容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基特钦佩至极。

“一般花一半心思听,就可以了。”克蕾奥答道。

克蕾奥是个真正的金发碧眼女孩,高个子;很擅长运动;在班里是个特别聪敏的孩子;长一头秀美的长发。克蕾奥是基特最要好的朋友,不过有时她会恨她。

安娜是克蕾奥的妹妹,常想和她们一起回家,可结果总是非常沮丧。

“走开,安娜。你是屁股上的一根刺,”克蕾奥说。

“我会告诉妈妈——你在路上大声说‘屁股’!”安娜说。

“妈妈有更要紧的事要做,不会听那些愚蠢、夸张的坏话的。走——开。”

“你就是想跟基特一起蹦蹦跳跳、说说笑笑嘛……”安娜被她无情的打发刺痛了。“你们一直都这样的。我听妈妈说过……我不明白克蕾奥和基特

① 爱尔兰某地,在都柏林市郊,靠海。

② 圣座(Holy See),指罗马教廷。

③ 基特是凯瑟琳的昵称。下文克蕾奥也是克蕾奥那的昵称。

④ 指罗马教皇与一国政府或君主之间的宗教协定。

⑤ 庇护十二世(1876—1958),意大利籍教皇(1939—58),因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持中立态度而遭谴责,严禁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合作,宣布圣母升天是天主教的确定定义。

老是蹦蹦跳跳、大笑些什么。”

这话使克蕾奥和基特笑得更厉害了。她们臂挽着臂，丢下安娜跑开了——安娜7岁，真倒霉；她还没有自己的朋友。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她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。生活在镜湖镇这样的地方，真是美事一桩：这个小镇座落在大湖边上。尽管它不是爱尔兰最大的湖泊，但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。除了晴朗的日子，平时你无法看到对岸；它还有许多小小的支流和水湾。有些地方充斥着芦苇和灯心草。人们把它叫做镜湖，不过这样表达并不确切。镜湖，实际上意味着绿色的湖泊^①，连所有孩子都明白这一点。不过有时它看起来确实像一面镜子。

人们说，如果你在圣阿格尼斯节前夕^②出门，趁日落时往湖里看，你就会看到你的未来。不过基特和克蕾奥并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。未来？未来不过就是明天或下一天而已；但不管怎样，总会有很多女孩男孩有点发神经似的，前呼后拥的去看个究竟，有些年龄大的都快20岁了。除了看到他们彼此的倒影，仿佛他们还能看到别的什么似的！

放学回家路上，有时克蕾奥和基特会前往麦克马洪的药店，去看基特的爸爸，希望他从罐子里捞出大麦棒糖给她们吃。或者去伸到湖面上的木头凸式码头，看渔归的渔人和他们捕捞的鱼儿。她们还可以上到高尔夫球场去，看看能否找到丢失的高尔夫球，因为这些球可以捡来卖给高尔夫球运动员。

她们很少去对方家里。回家可是件冒险的事：她们可能会被要求做家庭作业。只要能尽可能避开这种危险，她们放学后就常常一路闲逛。

邮局里从来没什么好看的；橱窗里同样的物品已经摆放了几年：有关邮票的图片，有关邮局积压邮票和图书的海报，以及发往美国的信件的价格，等等。她们不会在那里呆很长时间。汉利太太的布店有时会有漂亮的、毛线做的杂色图案女生裙，偶尔也有你或许喜欢的一双鞋子。不过汉利太太并不喜欢女生簇拥在橱窗前，以免妨碍其他顾客。她会走将出来，像赶母鸡一样“嘘”的把她们赶开。

“好啦。走开，走开。”她总会这样说，一边把她们从跟前赶走。

① 镜湖，原文为 Lough Glass，可直译作玻璃湖，令人联想到绿色、明净的玻璃。

② 1月20日夜，相传这夜少女举行某些特定仪式后可梦见其未来的丈夫。

然后她们会溜过福里的酒吧，店里飘出黑啤酒的酸味；再经过沙利文的汽车行，这时老沙利文先生或许正喝得醉醺醺的，冲她们叫嚷，以引起她们的注意。这是危险的，因为麦克马洪的药店正好就在马路对面，喊声肯定会惊动人。她们还可以往沃尔的五金店里张望张望，兴许那儿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东西，比如一把时新、锋利的大剪刀之类；或者穿过中央酒店那条路，巧的话，可以刚好看到宾客从里面出来。通常你会看到菲利普·欧博文可怕的爸爸，阴沉沉地看着每一个人。那里还有一家使她们觉得有点恶心的肉店。她们还可以到狄龙的店里去，浏览一下生日卡片，装作要买的样子，不过狄龙一家从来不许她们翻看连环漫画或杂志。

要是她们回到麦克马洪家，基特的妈妈会找出没完没了的事情让她们做。她会给她们示范怎样做白脱甜松饼，女仆丽塔也在一旁看着。她也许让她们种一盆窗台摆放的花，或者教她们如何扦插可以成活的枝条。麦克马洪家只有一个后院子，不像凯里家有个漂亮的花园。不过院子里倒是长满了植物，有爬到桶外的，有攀上墙壁的。基特的妈妈还教她们练书法，于是她们就为伯纳德院长写了“节日快乐”的字样。有趣的笔迹看起来就像出自猴子之手。伯纳德院长至今还把它保存在祈祷书里呢。有时她还会给她们看她收藏的香烟牌子和赠品，她打算等有一本簿册的时候，就把它夹好，收起来。

可克蕾奥经常会问这样的话：“你妈妈到底成天干些什么呢？她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一起过呢？”这话听起来像是批评。似乎做妈妈的就应该做更重要的事，比如出门和人家一起喝茶呀，就像凯里太太那样。基特不想让克蕾奥有机会找到什么破绽，所以她不会常常邀请她到自己家里去。

她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去拜访玛德琳修女。这个独居修道士住在湖边一个很小的村子里。玛德琳修女对做一个独居修道士觉得很有趣，因为谁都替她操心，给她送食物和木柴。谁也不记得她到底什么时候来到这水边，生活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古老村庄里的。人们不大清楚玛德琳修女曾一度参加过什么团体，最后又为什么退出。不过没有人怀疑她的虔诚。

玛德琳修女看到的只是人和动物美好的一面。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她弯腰的身影，把面包屑撒给鸟儿，或者轻轻抚摩疯狂至极、脾气糟糕透顶的狗儿。她有一只驯养的狐狸，一到夜里就来舔食碟子里的面包和牛奶；她每次出门很少不带夹板，以便半路上及时救治鸟儿折断的翅膀。

贝里神父、伯纳德院长以及来自男童学校的希里修士，都决计设法让玛

德琳修女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，而不是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她。正如他们尽可能理解的那样，她信奉的是独一无二的、真正的上帝，但不反对他们任何人解释上帝意志的方式。每逢星期天，她总是安静地在教堂后面做弥撒^①，自称这里是没有对手的布道坛。

甚至克蕾奥的爸爸——凯里大夫也认为，玛德琳修女了解的一些事情跟他一样多：比如分娩，还有如何安抚将死的人，等等。基特的爸爸说，要是在古代，人们或许会把她当作算命婆，甚至是女巫。她肯定懂得如何制作泥罨剂，懂得如何利用她小屋子周围比比皆是的根茎和浆果。她从不闲话他人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秘密不会走漏。

“我们给她带点什么呢？”基特问。看望玛德琳修女的人都不会空着手去的。

“她总是说不要带东西给她，”克蕾奥颇有经验。

“是的，她是这样说过，”但基特仍在想着她们该带点什么东西。

“要是我们去你爸的店里，他或许会给我们什么东西。”

“不，他也许会说，我们应该直接回家去，”基特说。她们不愿冒这样的险。“我们可以采点花儿。”

克蕾奥犹疑了。“唔，可是她那儿不是到处有花吗？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！”基特灵机一动。“丽塔正在做果酱。我们可以带一罐果酱去。”

当然，这意味着先得回家一趟；丽塔是住在麦克马洪家的女仆。眼下果酱正放在后窗上冷却；她们刚好可以提上一罐。显然这是得到礼物最安全的方式，好送给玛德琳修女这个独居修道士，同时又可避免遭到家人审问的折磨。

麦克马洪家住在镜湖镇大街这间药店的上面。可以从药店旁边的前梯拾级而上，或者兜到屋后从后梯上去。当基特溜进后院，爬上后梯时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绳子上晾着衣服，但看不到丽塔的影子。窗台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罐子，里面装着果酱；基特便踮脚伸向窗台。她取了一只样子很平常的罐子。这样也许不大可能被人察觉少了一个罐子。

她突然看到窗里有个人，吃了一惊。原来是妈妈正一动不动地坐在桌

^① 天主教的圣体圣事礼仪。

子旁。妈妈的脸上有一种遥远的神情。她没有听到基特的声响,甚至仿佛对周遭毫无知觉。使基特沮丧的是,她看到泪水正从妈妈的脸上滴下,妈妈甚至无心擦掉泪水。

基特悄悄离开窗口。

克蕾奥一直在后面等着。“有人发现你了?”她问。

“没有,”基特有点唐突。

“出什么事了?”

“没出什么事。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,你老认为出什么事!”

“你要知道,基特,你变得越来越像屁股上的一根刺一样坏,就像讨厌的安娜。天,幸好你没有妹妹,”克蕾奥愤愤地说。

“我有埃米特。”

不过她们都明白埃米特是不会惹是生非的。埃米特是个男孩,男孩子是不会缠着人想打探任何秘密的。谁也没看到过埃米特跟女孩子纠缠不休。他我行我素,打自己的“仗”,这样的“仗”可不少,因为他有口吃的毛病,别的男孩常常模仿他结结巴巴说话。“埃米……埃米……埃米米……埃米特,”他们这样叫他。埃米特一般会回敬他们。“至少我不是笨蛋学生,”他会这样说,或者:“至少我不会自己惹上猪臊臭。”麻烦的是,他说这些话得花上老半天,常常没说完,戏弄他的人就走了。

“什么惹你生气了?”当她们踏上通往镜湖的小巷时,克蕾奥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我想早晚会有人跟你结婚的,克蕾奥。不过那个人得非常有耐心,甚至可能完全是个聋子。”基特·麦克马洪一点也不给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克蕾奥以任何可乘之机,以便从自己身上探到这样的事实:刚才基特非常震惊地看到她的妈妈坐在那里伤心地哭泣。

玛德琳修女很高兴看到她们。

风里来雨里去,修女的脸上刻下了皱纹;头发藏在黑色、短小的头巾下面。在修女头巾和真正的头巾之间,别着一只十字架。正面看,你会看到一些灰白头发,不像学校里的修女,根本就没有头发。她们的头发都给剪掉了,卖了做假发。

玛德琳修女年纪很大了。基特和克蕾奥并不确切知道她的年龄,但确实很大了。她比她们的父母年龄大,她们想。比伯纳德院长大。50岁,60岁或者70岁吧。但你不会知道。有一回克蕾奥问过她。她们无法确切记

得玛德琳修女当时都说了些什么,不过她肯定没有回答克蕾奥的问题。她有一套自己的说话方式——仿佛完全在说别的东西,跟你提的问题有那么一点点关系,使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唐突,却又压根儿没有回答你。

“一罐果酱,”玛德琳修女兴奋地说,仿佛一个孩子意外得到了一辆自行车。“难道这不是我们能有的、最好的东西吗……大家都来喝茶怎么样?”

在那里喝茶真是件让人兴奋的事,而不像在家里那样令人烦躁。那里有盆火,还有挂在钩子上的一只水壶。以前人们送给玛德琳修女一些小火炉和炊具,可她总把这些东西转送给生活不如意的人。她重新利用这些赠品,根本不是存心要羞辱谁,不过你要知道,要是你出于自我安慰送她什么东西的话,如一块小地毯或一些垫子,这些东西最终都会转到流浪人家的大篷车里^①,或落到更需要的人的手中。镜湖镇人通常送给独居修道士的东西,都是些她在日常生活里可以常用的东西。

住所非常简单、俭朴,几乎像是无人居住。没什么财产,墙上连一幅画也没有,只有一只简单雕刻过的木头做的十字架。几只大杯子,一壶牛奶,这牛奶肯定是那天有人送给她的。还有一只面包,应该是另一个教友烤的。她把面包切成片,涂上果酱,仿佛准备一场盛宴。

克蕾奥和基特从没有这样喜欢过面包和果酱。阳光下,几只小鸭子走进门来;玛德琳修女把盘子放下去,好让它们啄到面包屑。那里总是非常安宁;就连好动的克蕾奥也不想乱蹦乱跳、东走西走了。

“你们就跟我谈谈今天学校里学的东西吧。我的脑子喜欢具体的事情,”玛德琳修女说道。

“大家都知道了基特·麦克马洪认为罗马教皇以前参加过她妈妈和爸爸的婚礼,”克蕾奥说。玛德琳修女从来不去纠正他人,或者告诉他们这是苛刻或无情的,可人们通常自己会认识到这一点。眼下克蕾奥就感到自己说错话了。“当然,谁都会犯这样的错的,”她有点不情愿地说。

“说不定有一天教皇会到爱尔兰来,”玛德琳修女说。

她们向她断言这事儿永远不可能发生,因为这全和一个条约有关。现任教皇不得不承诺呆在梵蒂冈不出去,以免像以前的教皇那样征服意大利。玛德琳修女认真听着,均表示赞同。

① 指修女把赠品转送给流浪的吉普赛人。

她们告诉玛德琳修女有关镜湖镇的新闻,说到老沙利文先生穿着睡衣睡裤午夜从汽车行出来追赶天使的事情。他说他得赶在黎明之前尽可能追到更多的天使,他不停地敲各家各户的門,問屋里是否藏着天使。

玛德琳修女对这件事比较感兴趣。她感到好奇:他“梦”到的那一切居然跟真的一样。

“他简直疯了,”克蕾奥解释说。

“唔,我们身上都有那么一点疯狂,我想。要知道,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不太一样,不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。”

她们帮她一起冲洗、清理剩茶。当基特打开碗橱,她看到了另一罐果酱,正好跟她带来的一模一样。也许她妈妈今天来过这里。如果是这样,玛德琳修女却没有告诉她们这事情,不过同样,她也不会向任何人提起克蕾奥和基特的来访。

“原来你已经有果酱了,”基特说。

玛德琳修女笑而不答。

要是基特没忘记的话,麦克马洪家喝下午茶一般是6点一刻。爸爸6点钟要打烩,但从不准时。总会有人来要一瓶止咳药,或者一个农民来买给牛羊做标记的药水。爸爸从不将他们拒之门外。毕竟,药店是人们认真考虑生活中比较重要的秘密时才前来的地方,比如考虑到自己的健康或家人的幸福。到药店来可不是轻松的造访。

基特以前常常听到妈妈质问:她为什么不能在药店里工作。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,妈妈申辩说。当人们要买月经带或母乳喂养的辅助药品时,他们更愿意和女店员打交道,再说,店里还有美容方面的商品呢。形形色色化妆品公司的巡回推销员越来越频繁地来到乡村药店,兜售他们的特效药。不到一周,庞兹、科帝、唐或马克斯等商家的人都不打电话就来了。

马丁·麦克马洪对这些东西却几乎不感兴趣。“告诉我你的想法吧,”他总是这样说,然后就订购那些昂贵的浴皂和杂七杂八的唇膏。

这些货什胡乱摆放着,常常在橱窗里变旧,永远卖不出去。基特的妈妈说过:镜湖镇的女人和别地方的女人是一样的,她们也想看起来漂亮一些。那些化妆品公司会提供短期培训课程,指点药店店员如何最佳陈列以及女顾客应当如何最佳使用这些产品。可基特的爸爸却非常固执。他们不想把口红、化妆粉之类推销给买不起的顾客,向顾客兜售魔力药水并承诺青

春永葆……

“我不会那样做，”海伦·麦克马洪经常争辩说，“我只想学会如何充分利用顾客，给他们指点。”

“她们不需要指点，”丈夫说，“她们也不需要引诱。她们本来看起来就不错，难道不是么？……不管怎样，难道我要让人们认为我被迫让老婆出来为我工作，认为我养不起老婆和孩子吗？”每当爸爸这样说时，他总是大笑起来，扮一副滑稽相。

他喜欢开玩笑，他会变纸牌魔术，能把硬币变“没”了。妈妈不这样大笑，而是冲着丈夫微笑，通常对他表示赞成。当他工作晚了，或者和凯里大夫一起上帕德斯酒吧，她可不会像克蕾奥她妈一样唠唠叨叨。

基特认为妈妈会喜欢在药店里工作的，但她同时认识到：在那些不过尔耳的人们眼里，让老婆出来工作，对丈夫来说是不合适的。只有像开布店的寡妇汉利太太，至今尚未结婚的女邮政局长莫娜·菲茨，以及丈夫是酒鬼的狄龙太太，才可以做生意。镜湖镇的事情就这样子，所有地方都这样。

当基特和克蕾奥从玛德琳修女那儿回家时，基特心里总无法抹掉妈妈流泪的情景。她沉重地踏上楼梯，几乎不情愿进去，不愿看到究竟出了什么事情。也许会有很糟糕的消息在等着她。可那会是什么呢？

爸爸看起来很不错；他正在关店门。埃米特放学后或许在泥里打滚，但不管做了什么事，毕竟安全地回到家了。因此这一家子应当不会有事。基特怀着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进了厨房，一家人平时都是在这里用餐的。一切都是正常的。妈妈的眼睛仿佛比平常明亮一些——一个人找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眼神。她穿着不同一般的套裙；她肯定换了衣服。

妈妈看起来总是光彩照人，几乎像个西班牙人。有人曾送给她们一张西班牙明信片，上面是个舞女，西班牙的套裙是天然料子的；这不只是一张照片。基特一直认为那个舞女确实很像她的妈妈：长长的头发往上吹卷起来，眼睛又大又黑。

爸爸状态很好，因此不会有过什么争吵之类的事情。他笑个不停，一边讲述老比利·沙利文来买药酒的事。其他所有卖酒的店堂都把沙利文拒之门外了，现在他突然发现了药酒这个救星。爸爸还惟妙惟肖地模仿沙利文先生努力装出酒醒的样子。

“我想他能看到天使，是因为喝醉了的缘故，”基特说。

“天晓得他喝了勃艮第葡萄酒后会看到什么，”爸爸悲哀地说，“我只好

跟他说,这是最后一点货了,不能再多要了。”

“这是骗他的,”埃米特说。

“我知道,儿子,不过还是骗他一下好,要不这可怜的家伙最后会倒在马路上,仰天大叫的。”

“玛德琳修女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疯狂;正因为这,我们才和其他人不一样,”基特说。

“玛德琳修女是个圣人,”妈妈说,“丽塔,关于那件事你去看过玛德琳修女吗?”

“我会去的,麦克马洪太太,我会的,”丽塔说,一边把大盘子通心粉干酪放到桌上。

尽管他们是在厨房里用餐,但妈妈总是坚持什么东西都摆弄得优雅得体。她们用彩色餐具垫换下那块桌布,还有一张酒椰^①编的大垫子,用来垫焙盘。大垫子上饰有皱叶欧芹^②的枝状花纹,可以使食物看起来更赏心悦目,这是妈妈的一种特长。

“不管看起来什么样子,尝起来是不是都一样啊,妈^③?”丽塔过去常常这样问。

“不管怎么样,得让它好看些,”妈妈总是温柔地回答。现在丽塔把番茄切成三角形,把煮老的鸡蛋切成薄片,这是她后来养成的习惯。凯里家尽管可以在独立的餐厅里用餐,但是基特明白他们的膳食服务不如她家里那样可亲。这是又一件使她觉得妈妈不同于常人的事情。

不像凯里家的闺女,丽塔在这个家中可是个角色。埃米特喜欢丽塔,总是对她的一举一动非常感兴趣。“有别的事吗?”埃米特问。

丽塔要求埃米特不要总爱打听别人,“帮我怎样朗读吧,”她一字一顿地说。“你知道,我在学校里压根儿没学好。我有很多很多时间都不在学校里。”

“那你在哪儿呢?”埃米特羡慕地问。能漫不经心地说自己常常逃学,这真是太妙了。

① 盛产于马达加斯加,该草具有良好的植物纤维特性,可用来编织各种各样的绳子,或制成家用器皿使用,如篮子或簸箕等。

② 伞形花科欧芹属蔬菜,产于欧洲南部。叶缘皱缩。

③ 这里应是丽塔对海伦表示亲昵的称呼。

“一般是照看娃娃，贮干草，或者做泥炭。”丽塔从实说道。听起来她似乎并不为这些事情痛苦：错过读书机会，多年时间用来看护小孩，样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，到头来只是出门照看别人的孩子，为别人打扫房间。

下午茶之后不久，沙利文先生看见到处都是魔鬼。在渐暗的光线下，他留意到魔鬼拿着干草叉走进沿街各家各户，包括那家药店，也进去了。也许它们是穿过地板和墙上的裂缝进去的。基特和埃米特站在楼梯顶上咯咯笑个不停，听爸爸的嘴角里发出命令式的口吻，在劝告沙利文先生。

“你没事的，比利。除了你自己，还有我，这里没一个魔鬼。”

“海伦，请打个电话给彼得。”

“坐下吧，比利，这儿坐，这事我们私下掏心谈谈好吧。”

“海伦，得让彼得知道事情有多糟糕。”

“比利，听我说。让拿干草叉的坏蛋到我屋子里来，我会是这样的人吗？”

“随便什么镇静剂打下去，该死的魔鬼就会很快地钻到注射筒里去了。”

两个孩子坐在楼梯顶上等着，直到克蕾奥的爸爸到来。惊慌的哭喊声和搜寻魔鬼的行动随之结束。他们听到凯里大夫在对他们的爸爸说：该是送到郡精神病院去的时候了。比利对他本人和所有其他人，都是一种危险。

“他的生意怎么办？”爸爸问。

“被他撵走的那些好儿子当中，有一个会回来，学习替他料理生意。至少他们的叔叔会把这两个孩子送到学校里去。他们也许能把那个地方搞得像模像样，而不像现在这样简直像个流浪汉住的地方，”凯里大夫说。玛德琳修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同的，正是这种差异使我们变得独特，凯里大夫却不持这样的观点。

埃米特一直坐着，双手支着下巴。每当他受了惊吓，结巴的毛病就会复发。“他们会把他关起来吗？”他问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。那个“关”字费了他10次劲，才发出正确的音来。

基特突然想到，如果现在，也就是眼前这一刻，给她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应该就是：埃米特不再口吃。有时她的愿望是：像克蕾奥一样长一头长长的金发，或者她的妈妈和爸爸能像凯里大夫和凯里太太一样和睦相处。不过今晚，她的愿望是埃米特说话不再结巴。

沙利文先生被带走后，爸爸和克蕾奥的爸爸就一起喝酒去了。妈妈一言不发地回到屋子里。基特看着她在起居室里走来走去，把东西拿起又放

下,然后走向卧室,把门关上。

基特敲她的门。

“进来吧,亲爱的。”妈妈正坐在梳妆台边梳头。她头发垂下的时候,看起来就像个公主。

“你不要紧吧,妈?你看起来有点悲伤。”

妈妈用一只手臂揽住基特,把她拉到身边。“我没事,很好。是什么使你觉得我悲伤呢?”

基特不想把她透过厨房窗户看见妈妈流泪的事儿说出来。“是你的脸色。”

“唔,我估计我是为有些事情伤心了,比如那个可怜的酒鬼,被绑起来带走,送往精神病院去度过余生,就因为他不能适量饮酒。还有丽塔自私、贪婪的爸爸妈妈,生了14个孩子,让大的养小的,直到把她们送出去当下等女佣,然后从她们身上收取一半薪金……其他方面,我都感觉不错。”基特怀疑地看着妈妈照在镜中的身影。“你好吗,我的小基特?”

“确实不好。不太好。”

“你想要但没有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?”

“我希望快点,”基特说,“希望像克蕾奥那样能一下子就理解问题;我想要一头漂亮的头发;我还想能边听边说,一心两用。还有,希望自己长高一些。”

“假如我跟你讲,你比克蕾奥漂亮20倍还要多,比她更聪明,我想你是不会相信我的。”

“哦,妈。我不相信。”

“是这样的,基特。我发誓。克蕾奥有的,只是派头。我不知道她这是从哪儿学来的,不过她懂得如何充分发挥自身所有的条件。甚至12岁的时候,她就懂得怎样使自己好看一些,懂得怎样微笑。就这些。这不是美丽,你有的她却并没有,你有我的颧骨,记住。克蕾奥只有莉莲^①的……”

就像两个成人在背后一齐奚落某个人一样,她们一起大笑起来。凯里太太只有一张胖乎乎的脸,根本就没有颧骨。

每逢周四,丽塔总要去玛德琳修女家,一去就是半天。如果有别的什么

^① 即凯里太太。